



洗澡那些事儿

□刘泽安

洗澡，是童年最高兴的事。与水打交道，有一种柔软的感觉，温柔的味道从一滴一滴的水中慢慢地浸润出来。童年的洗澡是跟水有着亲密接触就行，以玩耍为目的，完全没有清洁卫生的那层含义，与水耍一耍就可以了。

刚工作时，那是20世纪80年代，学校没有澡堂子。连烧水提桶去厕所里也不方便，厕所太小不说，进出有人，看着总之不雅观。好在离学校约四里地有一个铁矿的车间，车间有不少的产业工人，车间专门为工人们修了一个不小的澡堂子，一次可以容纳20多个人一起洗澡，还有狭小的隔断，让洗澡的人有点小小的隐私。只不过这个澡堂子一周只开放三天，而且是下午4时到6时对外开放，车间以外的人要买票进场，一毛钱一次。我们学校30多个单身汉，大多时候是拿着毛巾、背上换洗的衣服，浩浩荡荡地向铁矿车间的澡堂子进发，一般是星期五居多。30多个老师一起涌进雾蒙蒙的澡堂子，两个人占一个龙头，嘻嘻哈哈地淋湿、搓背、洗头，一个澡堂子乱哄哄的，没有人认为是洗澡，就是一种发泄，也是苦中找乐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一个单位的人都是住的单间房，单位在公厕旁边修了几间公用的洗澡间，没有冷热水的龙头，只有一根石凳子，凳子上可以放东西，这不是澡堂子，而是可以提供给人们一个相对隐秘的空间，人们提着勾兑好的洗澡水，到这个洗澡间洗澡，冲水的声音，路过的人完全听不见。其实，这算不上隐秘，只是有堵遮羞墙而已。这个时候我在想，如果这个洗澡间在自己家里，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县城里功能齐全的套房也不多，即使有，年轻职工也很难分到。我到新单位时，刚好遇单位全额集资建房，房子的户型有两种，面积大小不一，功能上的差别显而易见。由于经济上的原因，明明知道小房子的功能不齐备，也没办法，只能选择小户型。住进去的时候才知道不是简单的不齐备，本来以为有了配套的厕所，洗澡就可以在家解决了，没想到厕所小得洗澡都不行，又得选择外出洗澡。那时城里还有公共浴室，离家也不远，出去将就也就行。不过，一大家

子的队伍出去不太养眼，何况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，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出发，邻居开玩笑说“大部队来了”。一家人分成两个方向走进哗哗的水声世界，雾气笼罩着稍微宽敞的浴室，一个人有相对独立的空间，尽情地冲，尽情地淋，尽情地舒畅自己，洗多久都是自己定，洗够了才起身慢慢离开。这样的时间有几年，随着县域第二波集资建房兴起，房子的面积愈来愈大，功能愈来愈齐全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县城的单位集资房和开发的商品房多了，基本上都是全产权，供人选择的余地更大。我也有了新的想法，想把单位上的集资房换一换。有了想法，还要有硬通货才行，想不到的是，我调到的新单位又开始新一轮集资建房，我看了图纸，那厕所真是比原来的大得多。等了一年多，我搬进了新房子，厕所里装上带暖热的灯泡，洗澡就不再是事。第一次在家里洗澡，打开暖灯，待厕所里热烘烘了，慢慢脱下衣服，一个人瞧瞧这儿又望望那儿，想一想，这么多年洗澡的事，真是百般的感叹。

几十年亲眼所见发生的变化，用一句两句、一段两段、一篇两篇的文章根本没法表达清楚，但那实实在在的变化是真实的，虽然其间也有诸多不满意，可我知道生活是向前的，没有迈不过去的坎，对生活不能求全责备，去感受生活赐予我们的美吧。洗澡只是小得像针眼的事，却又是不得不面临的事。

洗澡，童年是玩水。玩得嗨那就是美事。

洗澡，成年后是洗污垢。洗得舒服惬意才是王道。

洗澡，洗出的是时代变迁，那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。

(作者系重庆綦江区作协主席)

劊猪匠

□项德林

我读农业学校的时候，学校有个著名的班级叫“劊猪班”，其实就是畜牧兽医专业。那个班的同学毕业后一般都会到乡里的兽防站当兽医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劊猪匠”。在农村长大的人都知道“劊猪匠”这个职业，我们院子里就有一位“劊猪匠”，是我隔房的本家大伯。

大伯精瘦的身材，背着一个牛皮医药包，包上赫然一个大红的“十”字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个乡村医生。其实大伯的的确确是一名乡村医生，只不过是兽医，而且是乡里兽防站唯一的兽医。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习惯了喊他“劊猪匠”，他不仅会劊猪，也会给牲口瞧其他的病。

每当我远远听到“呜呜呜”的声音，便知道是大伯回来了。他包里放着一个羊角哨子，每次出诊到了某一个村子，就会吹那个羊角哨子。乡村兽医不是成天坐在兽防站里，而是要走村串户，每天在各个村子院落里转转去。“呜呜呜”的声音一响起，村民们都知道“劊猪匠”来了。需要劊猪的，给牲口瞧病的，便远远地喊“劊猪匠”，大伯又用“呜呜呜”的哨声以示回应。

大伯到了主人家里，主人赶忙搬板凳倒茶水递卷烟。大伯也不推辞，跷起二郎腿坐定，开始叭嗒叭嗒地抽起烟来。等歇息得差不多了，便起身，走到猪圈里。一股浓烈的粪臭味尿臊味袭来，大伯也不在乎，或者说已经习惯了。打开身边的医药包，将家什一一掏出来。大伯有一把非常锋利的手术刀，闪着逼人的寒光。仔猪在圈里“嗷嗷”直叫，而且满圈飞奔，大伯一动不动，待主人将仔猪逮住摁倒，那猪的叫声更大更凄惨了。大伯用手抚摸着仔猪硬硬的毛，嘴里说“你莫拱嘛，一下就了结了，免得一天想精怪地惹是生非”。仔猪像是听得懂了话似的，果然一声不吭了。大伯掰开仔猪的一条后腿，抓起手术刀，手起刀落，一团血糊糊的东西便落在了大伯手上。大伯直起腰，将手里血糊糊的猪卵蛋使劲一扔，“叭”地一声便落到了外面的屋顶上。随后，大伯用一根钢针串起细小的麻绳，在仔猪的伤口飞针走线缝了起来。仔猪好像这才明白身上有什么东西被割掉了似的，歇斯底里地嚎叫起来。

那时候，“劊猪匠”在农村是个不错的职业，不用肩挑背扛，按月拿工资，每次“出诊”还可以收到几毛几块的手术费，“出诊”越多收入越高。再说，猪、羊、牛这些牲口可是农民的宝贝，只要牲口们有个小病小灾的，农民便心急火燎走几里甚至十几里也要请大伯去瞧病。给牲口瞧病的途中，大伯又吹起了羊角哨子，顺道也就将周围团转农户家里的仔猪给劊了。

后来，他的大儿子德明子承父业也进了兽防站，吹起羊角哨子走村串户。经过锻炼，德明大哥的医术更精，乡亲们一般就请德明哥去劊猪瞧病而不请大伯了。

渐渐地，大伯就闲了下来，每次从两层青砖小楼的兽防站路过，只见大伯搬根板凳，坐在楼前的小坝子无所事事地抽烟或者摆龙门阵。由于撤乡并镇，德明大哥也调到了镇上农技中心，原来的四邻八村再无羊角哨子的声音响起。

最近回乡，兽防站人去楼空，大门口堆满了杂物，唯有大门上方红色已褪成黑色的“十”字标志赫然在目，昭示着这幢小楼过去的使命。大伯带着伯娘回到了乡下老院子，大半辈子没干过农活的大伯在伯娘的指挥下侍弄起来两三分菜地，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

(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会员)

放风筝

□张祥华

平顶山公园内，一只只“蝴蝶”“老鹰”，一会儿扶摇直上，一会儿飘摇翻飞，活灵灵的，好似都有生命。在这氤氲绸缪时日里，看到那些俏皮纷飞的纸鸢，不知怎的，一股久违的亲切感在我心中荡漾起来，想起儿时自己放风筝的很多事来。

当时没有卖风筝的，都是自己动手做。读小学时，我的能力只能做最简单的风筝。先找好必备的竹子，削出四根细竹片作为骨架，用绳子绑成一个“王”字形，最后那根必须要短于前面两根，才能显出它的“腰身”。然后糊上旧报纸，细腰后糊上一串尾巴，再用线连上“王”字中预留的线头就成了。

大人们有时也帮孩子做，四方、八卦、燕子、蜈蚣、蜻蜓……为了好看，也为了平衡，还缀上饰物，尾巴系上红布条。

后来知道写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位制作风筝的高手，他于清乾隆二十三年在宣武门太平湖畔举行风筝表演，被观众赞誉为“绘法奇绝，绝品之最”。他的《南鹞北鸪考工志》一书中，集成风筝的扎、糊、绘、放四大艺术。

特别能检测做工的，自然是看风筝能不能高高飞起来。春天的田野上，绿油油的麦苗刚返青，一股青草气息在空气中弥漫，小伙伴放飞自己的风筝。我喜欢在放风筝时别出心裁，当然多数都以失败告终：我截断风筝尾部的两条长尾巴，只粘一条粗粗的短尾巴，本想让风筝轻一点飞得更高更远，可风筝不仅飞不高，反而不停旋转并很快落下来；选在大风天气去放风筝，以为能飞得更高更远，可是纸糊的风筝很快粉身碎骨；拉着风筝顺风跑，可风筝对我的“帮忙”很不领情。

尤其让我难过的是，好几次我放掉或割断风筝的牵线，想让它自由在地飞，可是风筝随风乱飞一阵后，要不就是被树枝或空中的电线缠住，要不就是顺风吹进平顶山的树丛中，反正结局都特别凄惨。

长大后，我已经对放风筝失去了兴致，但有关放风筝中产生的疑问却逐一找到了答案。我懂得了风筝各个部位在整体中的功能，懂得了风筝放飞成功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，更悟出了“风筝能上天，离不开一线牵”的科学原理与哲学道理。

(作者系重庆杂文学协会会员)



记得我乳名的人

□泥文

我写酒，青菜，水，时间
太阳与晚灯想照照不明白的人

岁月是菩提，菩提也有局限性
值得怀疑的腌制的鱼

咚咚的声音出自哪里
我忘啦，童声跳跃

穿过酒，青菜，水，时间
记得我乳名的人，一定不会在乎我写没写诗

会在乎我有多爱你，就像你有多爱我
我缺乏的是足够说出来的底气

记得我乳名的人
会在意我脚底脱落了一层又一层的皮

会在意我遇到了多少漂泊的经卷
最好不要有任何人继续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